

卷五

新刻全像水滸傳卷之一

書名 新刻全像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崇禎中
 富沙劉氏刊本
 撰者 元 施耐菴 撰
 卷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說公案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2
 編號 D8682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8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刻全像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崇禎中富沙劉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詞曰人稟陰陽二氣仁義禮智天成浩然配平寒蒼冥可託六尺孤
 能寄百里命閑閱水滸全傳論天罡地殺威名逢場何辨偽與真赤
 心當報國忠義實堪欽

紛紛五代亂離間
 草木百年新雨露
 尋常巷陌陳羅綺
 人樂太平無事日
 一日雲開復見天
 車書萬里舊江山
 幾處樓臺表管絃
 鶯花無限日高眠

此乃是宋太祖朝中一個名儒姓邵諱堯夫道號康節先生所作為

錢塘 施耐菴 編輯
 富沙 劉興我 梓行



中原國勢大宋建都汴梁九朝皇帝班頭定四百年
 英雄勇猛智量寬宏一條桿棒打
 此乃是宋太祖朝中一個名儒姓邵諱堯夫道號康節先生所作為

全修水滸傳
山寨晁蓋全眾頭領都在聚义所坐定把黃安監禁牢中眾頭領大喜殺牛宰馬慶賀全勝
有詩為証

晁蓋令唐謝宋江



官軍無數怎生是好正煩惱間只見承局來報東門按官亭上有新任太守來到東門外迎接新官取出中書省更替文書與府尹看罷隨即喚新官到州衙裡交割印信安排筵席款

水滸英雄不可當

戰船人馬都虧折

黃安捕提太匆忙
更有何顏見故鄉

却說晁蓋使人去請朱貴上山筵宴眾頭領都到聚义所上坐定晁蓋典吳用曰我弟弟兄七人性命皆得宋押司朱都頭三人可在庫內取些金銀使人往鄆城縣去謝他就看曰勝陷在濟州牢裡救他出來吳用曰兄長不必愛心酬謝宋押司必用一個兄弟自去救白勝可教人去使錢寬他更好脫身我且屯糧造船置办軍器安排寨柵防備迎敵官軍晁蓋曰全仗軍師妙策當下吳用分派眾頭領各去置办了却說濟州府太守兒黃安手下軍人迤回俗說梁山泊殺了官軍生擒黃安一事梁山泊好漢十分英雄水路難認不能取勝府尹听了大驚曰何濤先折了許多軍馬被他割去兩耳今黃安又被捉上山去殺死官軍無數怎生是好正煩惱間只見承局來報東門按官亭上有新任太守來到東門外迎接新官取出中書省更替文書與府尹看罷隨即喚新官到州衙裡交割印信安排筵席款

王婆引閻婆求宋江



新刻全像水滸傳卷之五

第二十回 度婆醉打唐牛兒 宋江怒殺閻婆惜

宋朝運祀將傾覆 四海英雄起慶廓 流光爭象在山東

天罡上應三十六 瑞氣盤旋繞鄆城 此鄉生降宋公明

神清貌古真奇異 一舉能令天下驚 幼年涉獵諸書史

長為吏役決刑名 仁義禮智信皆備 曾受九天玄女經

江湖結納諸豪杰 扶危濟困恩威行 他年自到梁山泊

綉旗影搖雲水濱 替天行道呼保義 上應玉府天罡星

却說宋江听得背後有人叫回頭看時却是做媒的王婆引着个婆子前來宋江問有甚話說王婆曰這個婆子是東京人夫主閻公有个女兒年方十八因來投親不遇流落在此昨日他的老公死了閻婆无錢使用望押司作成施一具棺林宋江便取銀十兩與閻婆謝回家買棺木殮葬了來謝宋江見他室閻婆没有婦人对王婆曰宋押司怎

沒有娘子王婆曰他在縣裡做押司只是客居閻婆曰得押司救濟无可报答我將女兒送與他做親王婆次日來对宋江說了這件事宋江初時不允王婆苦劝宋江只得依允就

宋江邀文遠訪婆惜



在懸前討所樓房安頓閻婆惜母子住下半月之間閻婆惜打扮得滿頭珠翠遍躰銷金初時宋江與婆惜一處歇臥向後漸來得慢了宋江是个好漢女色无恋不中婆惜一日宋江

江恨帶押司張文遠來閻婆惜家吃酒文遠小名張三生得俊俏風流婆惜是个酒色媚妓一見張三心中便喜等宋江起身淨手就把言語去嘲惹張三那張三記在心上二日張三知宋江不在假意來尋宋江婆惜留了吃茶言來語去成了私通婆惜自從和張三情密並無半點情願宋江因此半月十日去走一遭張三和婆惜夜去明來宋江聞知尋思曰不是我父母配的妻室他若无心恋我不上他門便了自此有半月不去閻婆惜屢次使人來請宋江只推事故一日閻婆趕到縣前來叫押司多日使人相請便是小賤人有甚言語傷了押司看老身薄面今晚要押司走一遭宋江曰我今日縣裡事忙改日却來閻婆把宋江衣袖扯住哀告曰是誰挑撥押司我娘兒都靠着你好歹去走一遭宋江只得來到門前有詩為証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入自迷

直饒今日能知悔

何不當初莫去為

閻婆扯婆惜陪宋江



宋江進到裡面坐下閻婆只怕宋江走去便留在身邊坐定叫曰我兒你愛的三郎在此婆

惜倒在床上只等張三听得叫愛的三郎只道的是張三郎慌忙起來看是宋江復上樓去睡了閻婆又叫我兒三郎在此怎的走去婆惜應曰這屋不遠他如何不自來閻婆曰我同你上樓去宋江上樓坐了閻婆便去床上扯起女兒曰押司我請不得他來你起來陪句話婆惜曰我又不曾做了友事他自不上門來教我怎的陪話宋江听了也不做聲婆子搬過交椅在宋江坐下推女兒過來曰你和三郎坐一坐那婆惜便去宋江对面坐下宋江低頭只不做聲婆子曰我去盪一瓶酒來與宋押司陪話出了房門便去買得新菓子鮮魚嫩雞到家整办齊整托上樓來擺在桌上看宋江只是低頭女兒面朝別處婆子曰女兒過來把盞婆惜曰你們自吃我不耐煩婆子曰你不把盞便罷且轉臉來吃酒婆惜只不回頭婆子自把酒來勸宋江勉強吃了一盃婆子咲曰押司莫要覓責外人誣言乱語不要听他婆惜尋思我心在張三身上這厮若不把他灌醉他必纏我只得勉意陪他婆子咲曰押司再飲幾盃宋江被他苦勸連飲三五盃宋江又

不做声正沒計退得却有个唐牛兒往日常得宋江資助宋江要用他時死命向前當晚正賭輸了去尋宋江不見傍人指教在閻婆家去了牛兒運到閻婆家樓上見宋江婆惜都低

閻婆打唐牛兒出門



人愁緒 貪淫妓友心如鉄 仗義英雄氣似虹
家江見婆齒不脫 衣裳塵小 尋思何耐這賤人 全不采我今日吃了幾盃酒打熬不過解下

了頭却閃人去便曰小人何處不尋過宋江曰莫非縣裡有緊急事牛兒曰縣裡滿處差人
來尋押司便可動身宋江曰就去婆子攔住曰縣裡曉問有甚公事都是這賊子別生詭計
要破人買賣便把牛兒打了兩掌推出門去牛兒罵曰老蛟虫我不看
押司面上教你家屋裡粉碎大馬去了婆子到樓上曰押司如今再休
采那乞丐却早去睡罷婆子收拾盃盤下樓自去睡了宋江思忖這賤
人與張三有情我要去又夜深只得權睡且看婆惜今夜如何情分誰
想婆惜心裡只思想張三无心恋着宋江正是佳人有意才郎俏紅粉
无心浪子村宋江是个好漢調女性的手段却不會兩個在灯下对坐
都不做声少時明月光照紗窓但見

銀河耿耿 玉漏迢迢 穿窓斜月映寒光 透戶涼風吹夜氣
雁声嘹唳 孤眠才子夢魂驚 蛩韻淒涼 独宿佳人情緒苦
樵樓禁鼓 一更未尽一更敲 别院寒砧 千搗將殘千搗起
屋簷前叮噹鉄馬 敲碎士子情懷 銀缸內閃爍青燈 偏照佳

婆惜自睡不顧宋江



巾帽衣帶上有把壓衣刀和招文袋都掛在床边攔干上便去睡捱到五更起來穿了衣服
繫了巾帽宋江念氣下樓閻婆听得脚步响便在床上叫道押司且睡一睡待天明去了宋

江只顧開門從縣前過猛然想起招文袋昨晚掛在賤人樓上一時氣
起忘了不會繫袋內有金子到九姑奈有鬼蓋的書寫這金子我在酒
店欲當刘唐面前燒了他回去說時只道我不把他為念正要拿回去
燒誰想王婆叫拾棺材成了此事一向忘了這賤人頗識得字若是被
他拿才到是利害慌忙奔回閻婆家裡來正是

合是英雄命運乖 遺前忘後可伶哉
循環莫謂天无意 醜醜原知禍有胎

那婆惜听得宋江出門去了床前灯明只見攔干上拖下條紫色盞帶
婆惜笑曰且把來與張三繫腰提起招文袋來覺有些重乘手取出那
包金子和一封書婆惜見了金子笑曰天賜我和張三買物件又將書
來看上面寫着晁蓋許多事情婆惜曰正要和張三做夫妻却沒機會

原來與梁山泊賊人來往今撞在我手裡把這書信原包了插在招文袋裡正在樓上自言
自語听得樓下門响忙把盞帶刀子招文袋捲做一塊藏在被下依前睡了閻婆問曰是誰

宋江回樓取招文袋



宋江曰是我婆子曰押司再和姐上睡到天明去宋江也不答走上樓來去欄杆上取時却不見了宋江心慌只得下氣把手去搥婆惜曰你把招文袋還我婆惜假道不應宋江曰我昨晚在欄杆上只是你收得把來還我休要作耍婆惜曰誰和你作要我不曾見宋江曰你元時不曾脫衣裳如今蓋被睡一定是起來鋪被拿了婆惜將眼圓睜怒曰是老娘拿了你的你去官府便拿我做賊論你說老娘和張三有事也不該死罪原來你和那打劫賊通同這封書老娘半上收着若要饒你時只依我三件事便饒宋江曰便是三件事也依你婆惜曰要將原典我的文書還我任從我改嫁張三第二件與我首飾用度也要寫一紙文書不許日後來取第三件事要那晁蓋與你一百兩金子快把來與我便饒你天大的官司便還你招文袋宋江曰頭三件事只要手動依你這一百兩金子我不曾受還他去了婆惜曰當言公人見財如蠅見血他送金與你豈有不受之理你待瞞誰宋江曰你若不信限我三日將家私變賣一百兩金與你先還我招文袋婆惜曰招文袋還你這封書留下三日并你拿金子來兩相交付宋江曰果然不曾受這金子婆惜曰明日到公所時你也說不曾拿宋江見說公所問字大怒扯起婆惜被蓋見了

牛兒打間婆救宋江



宋江用力一拽把壓衣刀子拿在手裡那婆惜見了連叫兩聲黑三郎殺人宋江披在婆惜一刀殺死將婆惜頭砍落枕上取出招文袋把書灯下燒了那間婆在樓下听得女兒叫殺人慌忙穿了衣服走上樓來推開房門見殺死女兒婆子哭曰却為甚事殺他宋江曰我是烈漢決然不交婆子曰這賤人不枉殺死只是老身無人養老宋江曰不用憂心只教你豐衣足食快活過世便了婆子曰深感押司我這女兒怎生埋殯宋江曰我與你同去陳三郎家買付棺材取銀與你使用婆子曰說得是兩個下樓來把門鎖了遂投縣前天色已明正開縣門婆子將宋江一把扯住喊曰殺人賊在這里宋江心揣連忙掩住婆子的口兒公人走來看見是宋江便勸曰婆子住口押司不是這般人聞婆曰他殺死我女兒正是兇意與我捉住這宋江為人寬好清縣人都諺他因此做公的都不肯拿他宋江被婆子扭住不得脫身却遇唐牛兒托一盤糟薑來縣前看見婆子扭住宋江叫冤屈唐牛兒想起昨夜的惡氣把那婆子手拆開望婆子面上打個滿天星那婆子昏脂了只得放手宋江脫走了婆子扯住唐牛兒叫曰替我捉住殺人賊公人便拿住唐牛兒推進衙裡宋江正是禍福無門人自招披枷戴鎖火惹火燒且听下回分解

閻婆批牛兒見知縣



門行到三五下不肯招認知縣明知他不知情一心要救宋江其教取一面枷米釘了監在牢裡張文遠票曰只去拿宋江來問便下落知縣只得差人去捉宋江已逃走了張文

閻婆票官捉宋江



遠又與宋江逃去他的父親兄弟見在宋家村捉來到官責限捕捉宋江知縣只要賺賺做在唐牛兒身上怎當張文遠立文案使閻婆只管來告知縣只得差人去捉宋江的兄弟

在那裡宋太公曰都頭在上我這逆子前官手裡已告開籍不同老漢一家並不曾回來朱全曰雖然不在庄上與我們搜一搜好去回話便叫土兵圍了庄院先叫雷橫入去搜一編

第二十一回 閻婆大鬧鄆城縣 朱全義釋宋公明

為恣烟花惹禍端 閻婆口狀去經官 若非義士行仁愛 定使閹扉鎖鳳鴛 四海英雄思慷慨 一腔忠義動衣冠 九泉難負朱全德 千古高名逼斗寒

話說做公的拿住唐牛兒解至縣裡知縣問曰因甚殺人婆子告曰妾夫姓閻有个女兒名喚愛借典與宋江昨夜女兒和宋江吃酒牛兒逕來尋鬧喊罵出門今早宋江把女兒殺死妾身結扭到縣前這牛兒却把宋江打奪走了知縣曰你這厮怎敢打奪兇身唐牛兒告曰小人不

朱全地尋出宋江



出來對朱全曰端的不在庄裡朱全曰待我入去搜一搜朱全自進庄裡把門拴上走入佛堂內去將供桌拖開揭起一塊地板來將索子頭只一拽鏗鈴一聲响宋江從地窖裡鑽出來見了朱全失驚朱全曰哥休驚小弟曾听得兄長說我家佛座底下有个地窖上面蓋着板片你有緊急之事可來我家躲避小弟係記在心今日本官差我與雷橫來時沒奈何只瞞生人眼目知縣也有救兄之心只被張三賊咬那婆子來稟知縣要去上司告狀因此又差我兩個來捉你我這和兄長說知此不是安身之處倘人知得怎了宋江曰多得賢弟周全今有三个安身去處一是在滄州橫海郡柴進庄上二是在青州清風寨小李家廣花榮三是在白虎山孔太公庄上不知投何處去好朱全曰當行即行勿疑自慢宋江曰官司之事全賴賢弟支持朱全曰這事放心只投去路宋江謝了朱全再入地窖裡去朱全仍舊將地板蓋上開門出來曰真個沒有雷橫尋思宋全和宋江託好怎肯捉他落得人情做宋全雷橫叫士兵都入草堂上來宋太公置酒款待將銀三十兩送與二位都頭分與衆上兵二人相碎了太公引一行人回縣稟道委寔不在宋太公病卧在床宋清已自前月出外未回因此只把執照抄白在此知縣曰既然如此一面申

宋江清投見柴進



呈本府一面挨拿却有和宋江相好的都去張三處說開那張三揆不過衆人面皮也只得罷了朱全却湊些錢物把與關婆又用好言劝解這婆子只得依允知縣一乃主張只把唐牛兒問做个故縱兇身在逃脊杖二十刺配軍州于連人犯回家有詩

爲誅紅粉便通逃 地窖藏身計策高
不是朱全施厚德 英雄準擬入天牢

却說宋江從地窖中出來告知父親與兄弟同去避難遇赦方回來父親可送些金銀與宋都頭央他上下使用息此官司宋太公曰這事不須掛心你可小心若到何處侍信與我知知道當晚收拾四更拜辭父親與弟取路登程宋清曰我聞柴大官人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仗義疎財何不去投他宋江曰他往日前有書來與我如今正去投他行了數日來到滄州柴進門首便與庄客曰我是鄆城縣宋江逕來拜大官人庄客報知柴進柴進慌忙出來與宋江相見攜手入到正所分賓主坐定柴進問曰聞知兄長在鄆城縣勾當如何來得到敝庄宋江答曰父間大官人大名只爲賤役不得相訪今日宋江不才因殺小妾閻婆惜尋思無處安身特來相投柴進嘆曰兄長

武松火怒扭宋江

放心不是柴進誇口任他捕盜官軍不敢正視小庄兄長便殺了朝廷官宦柴進也敢藏在
 家裡說罷教取出兩套衣服巾幘絲鞋絹襪與宋江兄弟換了請入後堂安排酒食再三勸
 宋江兄弟竟飲幾盃天晚點起燈燭宋江起身去淨手柴進喚在客
 提燈引宋江去東廁淨手見廊下有一个大漢因害瘧疾把一撇火在
 那里响宋江直踏將去却踏在那火撇柄上把那火都掀在那漢臉上
 那漢擡出一身汗來瘧疾便好了那漢把宋江劈胸揪住大喝道你是
 甚人敢來消遣我宋江分說不得那个提灯的在客叫道這位是大
 官人的親戚那漢道我初來時也是客禮相待如今却听庄客撇口便
 疎慢了我却待要打宋江那客來勸正勸不開柴大官急走來曰我接
 不着押司如何却在這里鬧那生客把踏了火撇事說知柴進笑曰大
 漢你不認得這位客遮的押司那大漢道奢遮比不得鄆城縣宋押司
 柴進笑曰你認得宋押司否大漢曰我只听得江湖上稱他為及時雨
 宋公明天下馳名的好漢待人有始有終我如今只待病好便去投他
 柴進曰你要見他遠在千里近在目前這位便是了那大漢曰真个是麼宋江曰小可便是
 宋江那漢納頭便拜曰恰纔无理之舉想罪宋江慌忙扶起曰兄長高姓柴進指出那漢姓



武松辭別柴進宋江



名曰教山中猛虎見時魄散魂飛林下強人撞着心驚胆裂正是說開星月无光彩道破江
 山水逆流此人是誰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橫海郡柴進留賓 景陽岡武松打虎

待上聲華似孟嘗 福如東海納資良 自信一身能殺虎
 浪言三碗不過岡 武松雄猛千人惧 柴進風流四海揚
 報兄誅嫂真奇特 贏得高名万古香

各只教山中猛虎見時魄散魂飛林下強人撞着心驚胆裂正是說開星月无光彩道破江
 山水逆流此人是誰且听下回分解
 柴進曰這漢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在此間一年宋江曰江
 湖上多聞武二郎名字不期今日得會遂携武松手到後堂同上坐武
 松推在第三位宋江問武松曰因何到此武松答曰小弟在家鄉因醉
 後與人相爭一時怒起只一拳打得那厮暈死在這里今那人不曾
 死正要回鄉却病瘧疾不能回去恰纔正發寒在廊下向火被兄長踏
 着火撇柄驚出一身冷汗覺得這病好了宋江大喜當夜酒罷宋江就
 留武松一處安歇次日宋江取銀兩買緞與武松做衣裳柴進曰那里
 要兄長做衣服便教庄客取出好衣與武松穿了柴進因何不喜武松原來武松常吃酒醉
 便要打他庄客因此柴進相待稍慢却得宋江每日挈帶他二處吃酒相陪住了十數日因

此情密武松遂拜宋江為義兄宋江大喜一日武松要辭回去宋江紫進苦留不住柴進與宋江各取銀兩相送盤纏武松別宋江登程正是

別意悠悠去路長

挺身直上景陽岡

醉來打死山中虎

揚得聲名滿四方

武松入店痛飲美酒



却說武松行了幾日到陽谷縣見一個酒店上寫着三碗不過岡武松入店坐下叫主人快把酒來吃只見店主把三個碗并熟肉二斤放在武松面前連篩三碗酒武松都望了又叫曰主人怎的不來篩酒上家曰客官招牌上寫道三碗不過岡武松曰這是怎麼說酒家曰這酒但是客人吃了三碗便醉了過不得山岡武松笑曰我吃了三碗如何不醉酒家曰我這酒叫做出門倒初入口時香美少刻時便醉武松曰休胡說你再篩三碗來我吃酒家見武松全然不動又篩三碗武松曰雖然好酒吃得口滑還了酒錢綽起稍捧出門便走酒家起來叫曰客官且停任前面景陽岡上有隻吊睛白額虎天晚出來傷人官司榜文曉諭往來人結夥成隊于巳午未二時過岡其餘時辰不許過岡你莫送了性命不如在我店裡歇罷武松笑曰景陽岡上我走過二三十遭何會見說有大虫你留我店裡歇半夜

景陽岡武松打大虫



要謀我的財麼店主曰我是一片好心反成惡意你不信我說隨你去這武松大步走上景陽岡見一大樹去一片皮上寫着此岡上大虫傷人但有過往客商於巳午未二時辰結夥過岡請勿自誤武松看了笑曰這是店家驚嚇客人的話抱着稍棒便上岡子來見所山神廟門上貼着榜文武松讀了方知端的有虎欲待回店又將店主耻笑且奔上岡子去見一塊青石把稍棒立在一邊

番身欲睡只見一陣狂風過往樹後大吼一聲跳出一隻吊睛白額虎來武松見了從青石上番將下來拿起稍棒那大虫把兩隻爪畧按一按望着武松從半空撲將下來武松見大虫撲來却閃在大虫背後但見大虫拿人只是一撲一望二剪三般提不着時氣性先自沒了一半那大虫再吼一聲咆哮回來武松隻手舉起稍棒打將下去手脚離了却打在枯樹上把稍棒折做兩截那大虫咆哮番身又撲將來武松跳在一邊兩手就勢把大虫兩耳拿住把右腳望大虫腰膝亂踢那大虫咆哮起來扒起兩堆黃泥做一土坑武松把大虫死力按下去去捉

想拳頭打得大虫口鼻迸出鮮血打死在地有篇古風單道景陽岡武松打虎詩曰
景陽岡頭風正狂 方里陰雲埋日月 燄上蒲川紅葉赤 紛上遍地草芽黃

武松下崗遇着獵戶



融日曉霞掛林藪 使人冷露滿琴臺 忽聞一聲霹靂响 山腰飛出獸中王
昂頭踴躍走牙爪 谷口麋鹿皆奔忙 下莊見後魂魄散 存孝遇時心胆寒
清河壯士酒初醒 忽在岡頭偶相逢 上下尋人虎飢渴 人去迎虎如岩傾
撞着咆哮來撲人 虎來撲人似山倒 拳頭脚大如雨點
臂腕落時似飛砲 爪牙排地成泥坑 遠視八面威風斂
淋漓兩手鮮血染 近看千鈞勢力休 身橫野州錦班消 掩閉隻睛光不閃

那景陽岡上猛虎却被武松打得動彈不得武松放了手只怕大虫不死又打了一回大虫死了武松且拖這大虫下岡去伸手來拖那里拖得動武松力倦再來青石上坐尋思曰天色黑了倘或又跳出一個大虫來怎開得他过且下岡來只見樹林中鑽出兩個大虫來武松曰我命合休仔細看時却是兩個人把虎皮縫作衣裳穿在身上那兩人見了武松驚曰這人好大胆如何独自半夜又沒器械敢過岡來武松曰你兩個是誰其人曰我等是本處獵戶因這景陽岡上有隻大虫夜上出來傷人本縣知縣着落我等捕捉今夜輪該我們捕捉正在這里埋伏你曾見大虫麼武松曰我是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恰纔岡上撞見大虫被我一頓拳脚打死了兩人不信武松曰你們不信只

知縣武松為都頭



看我身上血跡獵戶曰被你怎的打死了武松將打大虫本事說了一遍兩個獵戶點起火把聚集眾人跟武松上岡來看見大虫死做一堆眾人把大虫拖下岡來却請武松到里正家裡使人去縣裡報知了眾土戶置酒謝武松曰今日幸得壯士除了大害一鄉人民有福武松答曰托賴長生壽明眾村都具酒禮來把武松次日縣裡差人來接武松到縣請賞把那大虫扛到陽谷縣裡一縣人民都來看迎大虫武松進到縣裡立在所下知縣看了武松模樣見這錦毛大虫知縣問曰壯士這虎怎生被你打死武松將打虎的本事說了一遍知縣就所上賜了兗州令取賞錢一千貫賜武松武松曰賴相公洪福俺打死這大虫小人所知眾獵戶因這大虫受了責罰這賞錢乞賜與眾獵戶知縣曰任壯士主持武松就把賞錢散與眾獵戶知縣見他忠厚使曰你既是清河縣人與陽谷縣近隣今日就叅你做個都頭如何武松曰家恩相抬舉願隨伏

侍知縣即喚押司立了文案當日便叅武松做了步兵都頭各土戶都來作賀武松自想曰本要回去看望哥七誰想在此做了都頭一日武松出縣前閑玩只听背後一人叫武二

你今日發跡武松回頭看見此人是誰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王婆貪賄說風情 鄆哥不忿鬧茶肆

酒色婦能敗國邦 由來美色害忠良 紂因妲己宗祧失

吳為西施社稷亡 目觀青春行處樂 豈知紅粉笑中鎗

武松殺却貪淫婦 莫向東風怨上蒼

武松途遇親兄大武



大武大自娶之後有几个奸詐子弟都來他家走動那婦人因武大人物醜陋不会风流到

武松回頭見那人便拜正是武松的親哥武大郎大郎曰你去許多時我又怨你又想着你武松便問曰哥怎的又怨我又想我武松曰你在清河縣吃醉了酒打傷了人吃官司拿我隨衙听候受苦這個便是怨你我近來娶得一房妻子清河縣人都來欺我沒人做主安身不得移在此居住沒人為伴便是想你原來武大與武松是一母所生武松身長八尺一貌堂上渾身有千百斤氣力這武大身不滿五尺生得醜陋都叫做三寸丁谷樹皮縣裡有个大戶人家一个使女小名潘金蓮年方二十歲有些顏色那大娘心不喜他忿氣陪些房奩白他嫁與武

武大引武松見妻子



金蓮容貌更堪題 笑展春山八字眉 若遇風流情子弟 筭開雲雨便偷期
武大是个本分的人在清河縣住不牢搬來陽谷縣紫石街賃房居住每日挑賣燒餅當日

縣前見了武松武大曰兄弟我前听得人說景陽岡上一个打虎的壯士姓武知縣忝他做了都頭我也倚道是你今日得見和你在一家去紋兄弟之情武松與武大來到紫石街武大叫聲大嫂開門只見一個婦人出到簾子下應曰大哥開門了武大入見妻子曰大嫂原來景陽岡打死大虫新添做都頭的正是我這不親弟那婦人向前曰叔万万福武松回禮了那婦人扶住曰且請叔到樓上去坐那婦人对武大曰我陪叔坐着你去安排酒食來款待叔武大曰正是便下樓來買办那婦人看了武松這表人物心裡尋思曰我若嫁得這样人也不枉了一世便笑問武松曰叔來這裡做日了武松答曰到此十數日婦人曰叔在那裡安歇武松曰叔在衙裡安歇婦人曰何不搬來一家住早晚要些湯水也得相顧武松曰叔謝嫂婦人曰莫不有嬌儿

接來相会武松曰不曾婚娶武松曰只想哥在清河縣不料搬在這裡婦人曰一言難尽你哥武大善弱被人欺負只得移住在此若似叔這般強壯誰敢相欺武松曰家兄從來

武大設酒款待武大



本公不似武二撒潑那婦人曰奴家平生性快看不得這無樣人有詩為証
嫂叔萍踪偶得逢 嬌嬈偏逞秀儀容 私心便欲成歡會 暗把邪言釣武松

却說潘金蓮和武松說話未了武大買些酒肉夾間壁王婆安排齊整
托上樓來擺在桌上三个坐下武大篩酒那婦人曰叔請飲好肉蔬
與武松吃武松是个性直漢子只把做親嫂相敬誰想婦人一双眼只
管顧着武松只低了頭當日吃了酒武松便起身都下樓來那婦人
對武大曰你打掃一間房請叔來家裡同住可不好你兄弟之情武
大曰說得是二弟你便去搬來與我爭口氣武松曰既是哥嫂說便
去搬來遂投縣裡來叫土兵挑了行李到武大家安下當晚三人晚飯
畢次早武松去縣裡晷卯回到家裡那嫂齊整安排酒肉飯食與武松
吃有詩為証

武松儀表甚溫柔

阿嫂淫心不可收

籠絡婦他家裡住

要同雲雨會風流

自從武松到武大家數日取出一疋絳色緞子與嫂代做衣裳那嫂笑曰叔既然把典奴
家不敢推辭武松是个知礼好漢却不怪他又過月餘時遇冬寒天氣連日朔風四起大雪

紛如有詩為証

尺道豐年瑞

豐年瑞若何

長安有貧者

宜瑞不空多

金蓮飲酒調戲武松



武松房裡簇一盆炭火心裡自想曰我今日着寔捺他一会豈不動情
那婦人獨立簾下武松正在雪裡掃米那婦人捲簾笑臉迎接曰叔
寒冷武松曰感謝嫂嫂憂念婦人曰叔裡面向火武松曰多蒙照顧
自近火边坐下那婦人把門閉了撇酒食入房裡擺在桌上武松曰哥
那裡去婦人曰你哥做買賣去了我和你自飲三盃武松曰哥
回來同吃婦人曰天時寒冷且吃几盃便了連篩三盃酒曰我与叔
吃个成双盃武松接过来飲了却篩一盃酒遞與嫂那婦人接過
酒將酥胸擺開雲鬢半軀笑曰我所得人說叔在東街弄个娼妓端
的有麼武松曰我不是這等人嫂不信只問哥婦人曰他曉得這
些事不實燒餅了那婦人飲了幾盃酒春心興發只管把風情語說武
松亦只把頭低下那婦人却把武松看上一捏一下曰叔只穿這些衣裳不冷武松也不
應那婦人慾心似火止遏不住却篩一盃酒來自吃了一口剩大半盃看着武松曰你若

金蓮飲酒調戲武松

尺道豐年瑞

長安有貧者

宜瑞不空多

知縣差武松往東京



心便吃我這半盞酒武松把手滾在地下睜開眼曰武二是个頂天立地男子不是那等没人倫的猪狗嫂也這般不知廉恥倘有些風吹草動我眼裡認得你是嫂拳頭却不認得你是嫂那婦人紅了臉便收拾盃盤說道我自作要子不想你當真起來好不識人敬重自辱下去了武松自在房裡氣忿有詩為証

浣賤操心太不良 貪淫无耻壞綱常

席間便欲求雲雨 及惹都頭罵一場

却說武大挑担歸來到厨下見老婆常淚武大曰你和誰厮開來婦人曰都是你不學氣今日我見武二大雪回來便安排酒与他吃他把言語來調戲我武大曰我兄弟不是那弄人便去武松房裡叫二弟我和你吃點心武松只不做声依前穿油膀靴帶上毡笠出門去了武大來問老婆曰我叫他不應只顧走了不知怎的那婦人罵曰那厮沒臉嘴見你却走出去一定叫人來揪行李你不要管他武大曰他若揪去被小人笑婦人曰他來調戲我不怕人笑你若不与他揪去还我一紙休書只見武松引个土兵運入房裡收拾行李去了武大正不知甚事只得咄咄不樂不覺過了數日知縣喚武松曰我有一个親戚在東京欲送一批禮物你去走一遭回來重賞

武松辭別哥哥往東京



你武松曰恩相差遣領書就去知縣大喜武松便到武大家拜辭哥嫂曰本官差往東京明日起程只兩個月便回我不在家你做買賣運出早歸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人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又對嫂曰嫂曰你是個精細的人不必武二多說常言道表壯不如裡壯豈不聞離牢人不入那婦人听了面通紅指着武松曰我是不帶頭巾的男子你聞言就亂語言罷便走入去武松拜

醉時武大眼中流淚武松見武大流淚歎曰哥也便做不得買賣也罷只在家裡坐盤纏欠缺弟自奉來便了武大便帶土兵回縣未見知縣已自籠箱裝載車上同土兵押車望東京去了那武大自從武松說了每日只飲五碗燒餅賣未晚便回關上大門那婦人看了心下焦燥指着武大罵曰我到不曾見日頭在半天便把喪門關上被人恥笑武大曰由他笑我兄弟說得是省了是非武松去了十數日那婦人也和武大開了幾遭向後慣了不以為事自此那婦人替武大痛時先自收了簾子關上大門一日那婦人來門前掛簾子有一個人從簾子边走過這婦人手裡拿竹竿不穿失手正打在那人頭巾上那人正要發作回頭看見是个婦人變作笑臉那婦人笑曰奴家失手官人休怪那人曰不妨事娘子請尊便却被隔壁王婆見了

西門慶送銀賄王婆



嘆曰誰教大官在屋簷邊打得好那人曰是我不是冲撞娘子休怪去了原來這人是西門慶
 谷縣一個破落戶的財主在縣前開個生熟菜舖自幼好拳棒近來發跡蒲縣人都怕他
 姓西門名慶人都稱他做西門大官人那西門慶復轉入王婆茶房裡
 坐下問曰那婦人是誰人妻小王婆曰街上賣燒餅的武大郎妻子西
 門慶嘆曰莫不是三寸丁谷樹皮王婆曰正是了西門慶曰好一塊羊
 肉怎的落在狗口裡王婆曰自古道駁馬常馱痴漢走巧妻每伴拙夫
 眠言罷西門慶辭去次日又來王婆店裡取出二兩銀子通與王婆曰
 乾娘叔收不錢王婆曰何消得許多西門慶笑曰只願收去我有一件
 心事你若猜得着輸你五兩銀子王婆曰你一定是望隔壁那個人我
 猜得是不是西門慶笑曰不瞞你說自從見了他一面恰似收去我魂
 魄一狀只是沒个道理入得脚王婆嘆曰但凡風月中事要五件俱全
 第一件潘安的貌第二件馱駝大行貨第三件要似鄧通有錢第四件
 小就要縮裡針第五件要開工夫此五件俱全這事便成西門慶曰實
 不相瞞你說這五件我都有只作我自重謝你王婆曰這婦人原是清河縣大戶人家討
 來赤女做得一手好針線大官人可買一疋白綾絹再用五兩好線老身過去與他說知有

王婆賺金蓮做衣服



個官人與我一套送終衣服特來借曆頭揀个好日子去請裁縫來做他若說肯代我做休要
 裁縫我便請得他來我家整一席酒食請他你到第二日各整打扮了咳嗽為號說道連
 日不來我家我便出來請你入房裡去他若是見你不動身時這事可
 成西門慶曰好計王婆曰休忘了許我你謝禮西門慶曰但得一片橘
 皮吃莫便忘了洞庭湖就去舖上買了綾絹五兩好線五兩銀子送與
 王婆接了次日王婆開了後門走過武大家裡來王婆曰娘子家裡有
 曆日麼借我看一看要選个裁衣吉日婦人曰裁甚衣王婆曰便是老
 身上病九痛却得一个財主與我一套送終衣料老身要做起裁縫不
 肯米婦人笑曰奴家拙手與乾娘做何如王婆曰又聞娘子好手針線
 只是不敢相煩若肯助工明日到寒家起手婦人曰我明日便來婆子
 稱謝去了當晚回覆了西門慶的話次日王婆等候那婦人見武大出
 去了從後門過王婆家裡來那婆子歡喜接入房裡坐下吃了茶果便
 取出綾絹來婦人裁完了便縫起來婆子嚙米曰好手段縫至日晚便
 請酒飯回去恰好武大婦人那婦人攪開門武大見老婆面紅便問那裏吃酒來婦人曰便
 是隔壁王乾娘央我去做送終衣裳安排點心請我吃武大曰不要吃他的我們也有央及

主婆西門慶會潘氏



他死婦人曰正是次日飯後武大自出去了王婆便過來請去他房裡取出衣服縫到日中只見西門慶帶頂新頭巾穿一套好衣裳帶几兩碎銀來到王婆家裡咳嗽一聲王婆出來

笑曰原來是施主大官人請進裡面看一看把西門慶袖子扯進房裡指着婦人曰這個官人便是與老身衣料的那婦人起身向前見了王婆曰就是這位娘子與老身做西門慶把來看曰這位娘子真好手段婦人曰官人休笑西門慶問曰這位娘子是誰家宅眷王婆答曰便是我隔壁武大郎的娘子西門慶曰小人只認得大郎却是个經紀人真公賺錢婦人曰拙夫是沒用人休得取笑王婆曰娘子你識得這位官人麼婦人曰奴家不認得王婆曰這位大官人是本縣財主叫做西門大官人家裡有財有勢那婦人只低頭縫針王婆便去点茶來與兩不吃費眉目送情王婆曰大官人不來時老身也不敢來府上相請難得這位娘子在這里官人做個主人替老身與娘子洗手西門慶取出五兩銀子進與王婆備办酒食那婦人曰乾娘免勞只是口說却不動身將眼偷看西門慶見了心中大喜不多時王婆買酒雞肉打扮齊声叫娘子且收拾吃一盃酒婦人曰乾娘自便相待大官人奴家却不當婆子曰正為娘子洗手如何說這話三人

西門慶與潘氏雲雨



坐定把酒來斟西門慶拿起酒盞來曰娘子滿此盃婦人謝曰多感官人厚意接酒來飲過了王婆又斟上酒西門慶曰敢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曰奴家虛度二十五歲西門慶曰小子癡長五歲王婆曰大官人宅裡枉有許多那單討得一個比得這娘子西門慶曰小子命薄不曾招得好的王婆曰大官人先的娘子可好西門慶曰若是先妻在且家中有主那婦人問官人沒大娘子幾年西門慶曰小人先妻沒了三年家事七顛八倒小人只得出來那婆子笑曰大官人你養的外宅在東街上如何不請老身去吃茶西門慶曰張惜七是个路妓之人我不喜欢他王婆曰也有中官人的麼西門慶曰只恨我緣分薄自不撞着王婆曰正好吃酒又篩沒了西門慶曰只顧買來婆子笑曰我直去縣前買一瓶好酒來你兩個不要動身王婆出來關了房門兩個自在房裡便斟酒來勸那婦人將袖子在桌上一拂那雙筋落在婦人脚边西門慶伸手下去拾便去婦人脚上捏了一下婦人笑曰官人你有心要勾當我西門慶跪下曰只求娘子見怜小生那婦人便把西門慶揆起當時兩個就在王婆房裡脫衣解帶共枕个欢二人雲雨纏綿正欲各整衣帶只見王婆推開房門入來曰我請你做衣裳不曾放你來偷漢子武大得知必

鄭哥茶坊尋西門慶

武大被傷囑付妻子

運累我不如我先去出自回身便走那婦人扯住曰乾娘饒恕我二人罷西門慶曰乾娘低
王婆笑曰若要我饒恕都要依我一件事那婦人曰便是十件奴也依隨王婆曰今日為
始瞞着武大每日來此不要失約婦人曰却依乾娘便了王婆曰大官
人這事已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信西門慶曰乾娘放心豈敢失信三
人又吃了幾盃那婦人起身曰武大將回奴家後門回去王婆對西門
慶曰好手段麼西門慶曰端的虧了乾娘我到家裡便取一錠銀子送
來與你相辭去了那婦人兩日過王婆家來和西門慶恩情似漆心意
如膠不到半月間街坊鄰舍都知了只瞞武大一個本縣有个小廝姓
喬因父做軍在鄆州生養名叫鄭哥生得華覺自來只靠賣些時新菓
子當得西門慶賞錢米那日提着一籃雪梨來尋西門慶有傍人說
你要尋西門慶在紫石街王婆家裡鄭哥提了籃兒直奔茶房裡去婆
子問鄭哥你來我家做甚麼鄭哥曰來尋西門大官人說句話望裡而
便走那婆子扯住曰小猴子人家各有內外鄭哥曰我去房裡便尋出
來婆子曰我房裡那得甚麼西門慶鄭哥曰乾娘你真不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燒餅的哥
來作王婆怒曰誣說放屁揪住鄭哥打了几下便把雪梨籃丟去鄭哥指住王婆罵曰老蛟



原我王婆說他不知道出來提了籃兒直奔來尋這七個人正當從前作過事及與一客來且
吓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王婆計賺西門慶 淫婦藥鴆武大郎



那鄭哥被王婆打了沒出氣處迤來街上尋武大郎把根由從頭說起
武大曰如今我去捉姦何如鄭哥曰你原來沒些見識那西門慶了得
捉他不得反吃頓拳武大曰却怎的捉他鄭哥曰你今日回去不要發
作明日少做些燒餅出來賣我在巷口替你若見西門慶人去時我便
來叫你我先去惹王婆他必來打我我便頂住那婆子你便奔入房去
武大曰有理便歸家來並不說起次日飯後挑了担兒出去這婦人便
過王婆房裡來尋西門慶鄭哥街上撞見武大曰你只看我籃兒撒得
來你便奔入去鄭哥提籃走入茶坊裡來罵老猪狗你昨日做甚麼打
我那婆子大怒揪住鄭哥便打鄭哥把籃兒丟出街上來就把王婆頂
在壁上武大撞入茶坊裡王婆見武大來急叫曰武大來了兩人正在
房裡做勾當西門慶听得便鑽入床下去躲武大搶到房門邊叫曰你們做得好事婦人頂
住房門叫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出去武大却要揪他破西門慶一脚踢中武大心胸撲地

武大郎

五

王婆設計謀害武大



便倒西門慶走了，王婆慌忙扶起武大，只見口中吐血，便叫那婦人把湯來灌醒。兩個便從後門扶歸床上，睡了。次日西門慶打听得沒事，依前來和這婦人做一處武大被打五日，不能勾起，整日叫老婆不應，只見他濃痰淡沫，出去歸來，武大氣得發昏，叫老婆來分付曰：你教姦夫踢傷我的心，你們却自快活，我死後，武二回來，不肯于休，你若伏侍我好，他回來時，我都不說。你若不願我時，待他回來，却和他們說話，婦人听了，也不回言，却來對西門慶。王婆說知此話，西門慶唬出一身冷汗，曰：怎的好？王婆曰：你們却要做長夫妻，做短夫妻？若是做短夫妻，只就今日分散。武大好了，起來與他，個不是武二回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出去，又來相約。這是做短夫妻，若是長做夫妻，教娘子贖一帖心疼痛藥，却把些砒霜放在裡面，把他毒死。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武二回來，那里知得待夫奉滿大官人，娶回家來，這不是長遠夫妻。西門慶曰：此計神妙，即去包藥并砒霜來，付與王婆。王婆曰：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度，如今武大教你看，活他，你把些小心，伏待他。問你討藥吃，便把砒霜調在藥裡，灌將下去，他必然腸斷，大叫一聲，却將被蓋住，預先燒一鍋湯，煮着抹布，他若七竅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痕，

潘氏砒毒死武大



到將抹布揩了血跡，那婦人曰：只怕奴家手軟。王婆曰：你可敲壁子，待我來打點。西門慶曰：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來討回音，辭別去了。婦人回家，坐在床边，假哭。武大曰：你哭甚的？婦人拭淚曰：我要贖一帖藥來醫你，只怕你疑忌，我不敢去贖。武大曰：你救我好，把前事一筆都勾，快討藥來救我那婦人。將藥與武大看了，曰：太醫教你半夜裡吃了發汗，明日便討婦人下樓，點上盞燈，燒了一鍋湯，半夜裡把那帖煎了，醃在碗內，把砒霜在一處送上樓來，扶起武大便把藥灌武大吃了。一日說大嫂這藥好，難吃。婦人曰：只要病好，武大再吃。第二日，時被那婦人都灌下去，便放倒睡。武大曰：吃下這藥，肚裡疼，將起來，當不得。那婦人扯過被來，便蓋着，曰：大醫分付我替你發活。武大再要說時，這滾婦人便跳上床來，騎在身上，紫紅按住，被武大咬了兩聲，斷腸死了。婦人揭起被來，見武大咬牙切齒，七竅流血，忙跳下床，敲那壁子。王婆听得走將過來，便提抹布上樓，先把武大唇上血跡抹得乾淨，下下樓，穿下將被蓋在屍上。王婆自回家去，那婦人假

哭起來，到次日五更，西門慶來問王婆，王婆報知西門慶，取銀子與王婆買棺，林王婆曰：團圓何九叔，他是个精細的人，只恐他看出破綻，不肯入殮。西門慶曰：我多把銀子買他便了。

西門慶買囑何九叔



王婆曰大官人不可遲誤西門慶去了王婆買了棺材香烛紙錢回來鄰舍坊廂都來吊問那婦人掩面假哭眾隣舍明知此人身死不明不好問他各自散了王婆去請團頭何九叔九叔先撥火家來整頓自己到已牌時分正走至紫石街頭遇見西門慶叫曰何九叔那里去九叔答曰小人去驗武大郎屍首西門慶曰借一步說話何九叔跟着西門慶來酒店坐下西門慶叫酒保排酒食來西門慶取出十兩銀子送與何九叔九叔曰小人无功何敢受賜西門慶曰九叔若去收斂大郎屍首凡事周全遮蓋何九叔曰此是小事有甚利害如何敢受西門慶曰九叔不受便是推却何九叔懼怕西門慶是个刁徒只得受了西門慶自去何九叔尋思我自去驗武大郎尸首却是怎的典我許多銀子此事必定蹊蹺來到武大家裡只見武大老婆假哭出來曰不幸拙夫心疼病死了撇得奴好苦九叔看了那人模樣暗思想道原來武大討着這婦人西門慶這十兩銀子在此來歷可疑遂將武大屍首揭起千秋幡看時大叫一聲望後便倒只見口裡噴出血來但見是青唇口紫面皮黃正是身死鼓舍山月命似三更油盡燈

全像水滸傳五卷終

新刻金像水滸傳卷之六

第二十五回 鄭哥報知武松 武松殺西門慶

可怪狂夫恋野花 因貪酒色受波渣 亡家喪已皆因此
破業傾囊總為他 半晌風流有何益 一般滋味不須誇
誰知戒起蕭牆內 血污街前更可嗟

何九叔看武大屍首



却說何九叔看了武大屍首跌倒在地眾火家扶往漸七甦醒兩個火家抬回家裡床上妻子坐在床边啼哭九叔曰你不要啼哭我無事因去武大家入殮巷口迎見西門慶請我去吃酒把十兩銀子與我說道所殮屍首凡事遮蓋我到武大家裡見他的老婆是个不良之婦心裡疑忌揭起千秋幡看見武大面皮紫黑七竅出血定是中毒待要糊塗提入棺殮了會奈武大有个兄弟便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第一利害倘或早晚回來必然有發我故將舌頭咬破噴出血來詐作中毒抬回今叫火家自去殮了他若是停喪在家其中無事若是他要燒尸必有緣故到臨時只道去送喪拿了兩塊骨頭併十兩銀子便是証見他若回來不問便罷倘有官司只得証明却說火家在武大家入殮了回報曰只三日便出殮去城外燒了

金像水滸傳